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六九

青溪文集十二卷青溪文集續編八卷 程廷祚撰

小蘭陔詩集八卷 謝道承撰

秋塍文鈔十二卷 魯曾煜撰

綠雲堂詩集五卷附塞外封藩草一卷 塞爾登撰

寒香閣詩集四卷 鄧鍾岳撰

晚香堂詩六卷 徐廷棟撰

瓦缶集三卷永懷集一卷 李宗渭撰

一

二六三

三四一

四六五

五〇七

五二九

五六三

道光丁酉年鐫

程綿莊先生著

青溪文集

東山草堂藏版

序

肅往昔在京師聞建業有程綿莊先生今世經儒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講席則先生已沒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持先生文集見余余甚喜之始知其心胸濶大氣魄雄毅直欲自立於漢唐宋明之後以上接孟子之傳讀之使人奮然而興信孟子所謂豪傑之士絕去後來甚遠然其學雖與伊川元晦有異而究當於聖人之意旨合乎天下之公心非若舛異交爭好立綱宗者也至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拙著中自喜以爲勝漢以來數十家爲能

青溪文集序

一

發前儒所未發而孰意先生已先我而言之矣其他如解易詩所論毅然以儒宗自命不受康成叔重牢籠亦不震於退之永叔因文見道之業反復辨正必在道術貫穿微言昭著所撰大易擇言春秋識小錄二種已進於

朝其餘撰著皆藏於家先生兩應

徵車卒以不用而歸老於牖下殊令余悲也夫時

嘉慶庚午嘉平月後學桐城姚鼐姬傳拜書

程綿莊先生文集序

學者治經之失有二一曰信己之過一曰信人之過信人之失漢唐儒者爲甚而宋元亦有之信己之失宋元儒者爲甚而漢唐亦有之蓋聖人之道廣且大矣聖人之世其去今也遠矣廣且大則非可以區區之學識盡之遠則訓詁名物未易以近世之說通之今欲以一己之才力一家之議論窮聖人之經譬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卽或時有所得而失者必多雖其辨說之雄聞見之博足以助其才力議論使天下後世之人莫之或非然其說愈巧而經之晦愈甚不亦謬哉昔者聖人之論

青溪文集序

一

學也曰博學之審問之明乎己之見不可憑而必旁考載籍就正師友以觀其會通也曰慎思之明辨之明乎人之說不可襲而必虛心涵泳切己體察以求其自得也以今驗古以意逆志審異以致同推類以盡變析之於毫釐之界約之於義理之歸不敢少有自誣而疑殆必闕之不敢少有輕信而優游以俟之用力旣久然後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真是者出焉由是著之文章確然而不可易見之行事釐然而罔不當此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所由專於爲己而與後世之鹵莽滅裂苟以夸世取名者異也若綿莊先生者則可謂善於治經者矣

青溪文集序

二

不敢信己而失之固不敢信人而失之狗進考之古退求之心而一以聖人之經爲折中以期自得於己故其言曰非信於心安於理者不言也非確然有徵於古者不言也又曰經學爲學者歸宿之地不離乎章句不在乎章句融會貫通悠悠乎有心得必待之神志堅凝世務涉歷之後嗚呼盡之矣是故其於易也則以大傳爲主而漢儒升降旁通爻辰納甲之學宋儒先天太極河圖洛書之說以及諸儒相承以爻位分陰陽以上下往來爲卦變以二五爲君臣者皆無取焉其於書也反覆考究於漢隋二志而於晚出之書確然斷其來歷不明並知其出於永嘉之後非梅氏所上而後儒之斤斤區別於文詞體製間者姑略焉其於詩也知風雅之無正變詩亡之非雅亡淫詩之皆刺詩孔子無刪詩之事周南非以周公而名周頌不皆周公所作其於禮也知五年再殷祭之謬而禘祫本爲一祭媒氏之奔爲禮不備姜嫄有官無廟特牲少牢饋食爲兼祭祖禰儀禮雖卽物見道而不失爲儀注戴記雖雜而多發天人之奧禮樂之情不可目以義疏其於小學也知六書非文字之原其於宋儒也推其主敬存誠循理遏欲之有功於聖學有裨於人紀而惜其自任太高取人太狹又以陸顏

王李之學雖異於朱子而不妨於並存凡此落落大者數十條皆前人所未言而實有徵於古安於理信於心可以質聖人而無疑俟後世而不惑者也雖其立論間有疎失然皆其見之偶偏考之未精不足爲全書之累至其深識偉議則尤在惜後儒之以空言說經悼禮樂之廢墜慨然思有以復之至於行水力役種樹之利弊治民御吏之機宜以及異端邪說之足爲世患雖不當其任而言之肫切懇至不憚再三其所陳說又皆達於事理親切有味鑒鑿可施用以此知先生之治經非夫空言性命侈談考核者所可及乃其生平之經濟未獲

青溪文集序

三

少見於世爲可惜也先生所著大易擇言並春秋識小三書已進於

朝入四庫經部其全集藏於家世罕得見余門下士金華楊令名兆璜者好古士也適先生裔孫國儀館於幕下將書請其校對并祈請序於余余讀之舟中三日卒業乃歸其書而記其所見如此時

嘉慶乙亥秋杪後學山陽汪廷珍瑟菴拜序

青溪文集總目

新安程廷祚綿莊撰 後學上元唐大沛醴泉校

卷一

論十四篇

卷二

論十一篇

卷三

論八篇

卷四

辨九篇

卷五

說七篇

議三篇

考四篇

卷六

序十四篇

卷七

雜著十篇

卷八

書後十二篇

青溪文集總目

一

碑記三篇

卷九

書十三篇

卷十

書九篇

卷十一

書十一篇

卷十二

尺牘十四首

行狀二篇

青溪文集總目

二

誌銘一篇

墓表二篇

青溪文集總目終

姪元孫雲松編次校刊

青溪文集

校訂姓名

愚弟合河孫嘉淦

愚弟閩中雷 鉉翠庭

年弟錢塘袁 枚簡齋

年姪休寧畢 沅秋帆

校閱姓名

後學江寧秦大士澗泉

後學上元董教增觀橋

後學竺澤周嘉福峙亭

後學閩中楊兆璜古生

後學武陵邱 登

後學定遠方璧城

後學上元陸長發香筠

後學閩中羅開露湛然

後學上元何其興祥雲

後學茂苑朱綬曾

言溪文集

一

後學吳門汪廷楷

後學南康熊雲錦

後學金壇于尚齡礪溪

後學上元孫 巖雲本

後學溧陽狄子奇

後學上元唐大沛禮泉

外孫 徐 煜滄濤

姪曾孫壻蕭耀椿芸軒

族孫 晉芳魚門

族孫 璋朗岑

族孫 恩澤春海

男 宗義文起

適孫 兆晉玉巢

姪孫 兆鼎匡來

姪曾孫 國楨善夫

校刊人名

姪孫

兆恒立方

姪曾孫

國儀半帆

曾孫 大經錫之 姪曾孫 大森吉臣

姪曾孫 大均雲舫 姪曾孫 子厚梅生

姪元孫 雲棟新甫 元孫 有楷君模

姪元孫 有楫濟之 姪來孫 昌期傑人

編次校刊

姪元孫 雲松石林

鐫刻人名

金陵 甘瑞祥

青溪文集

二

青溪文集卷一目錄

新安程廷祚綿莊撰 後學上元唐大沛醴泉校

易論一 剛柔易簡

易論二 用九用六

易論三 既濟未濟

象刑論

洪範論上

洪範論下

詩論一 序

詩論二 二南

青溪文集卷一目

一

詩論三 南得名之故

詩論四 邱鄺衛

詩論五 簞

詩論六 刺詩之由

詩論七 幽詩

詩論八 幽詩兼風雅頌之義

青溪文集卷一目錄終 姪元孫雲松編次校刊

青溪文集卷一

新安程廷祚綿莊撰 後學上元唐大沛

易論一 剛柔易簡



夫道在天下其蘊豈不大哉三代而後老氏以長生爲道偏於樂也樂在釋氏以無生爲道偏於畏也畏有也皆非所以爲道也準以文孔之義則傳之一言盡之生之謂易是也夫易何以生生也乾於是乎知始焉坤於是乎作成焉知始者則乾以易知作成者則坤以簡能焉由是積而至於不可量則爲富有之大業推而至於不可窮則爲日新之盛德焉生生所以爲易而易

言溪文集卷一

一

爲道之至者此也彼二氏之學不知有剛柔易簡是所謂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者而何道之云哉且剛柔之不已於天下與乾坤之不已於易簡其故一而已矣故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非剛柔之摩盪則無六子之用而卦有未備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有易簡之相爲示則象以是像爻以是效而吉凶功業一見於所繫之辭此周之聖人命其書必以易簡而大傳之發明不遺餘力蓋皆本於庖犧氏不言之隱而欲盡卦象之蘊者也後之人有疑大傳爲非孔子之書者其尙得爲知言者與

易論二 用九用六

天主成象地主成形天數皆奇地數皆偶天數五地數五一位不可闕而數有不盡用者陽取其極一三五七非象之全也陰取其中二四八十非形之正也用九用六其陰陽之大義乎夫陰陽之性陽必統陰陰必從陽乾不成九則有時不能統陰而謂之偏陽坤不成六則有時不能從陽而謂之偏陰是皆未可用也天地不以之爲道而聖人不以之爲學矣乾至於九則凡坤之所爲無不有以始之而不自爲其始焉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坤至於六則凡乾之所至無不有以成之而不自爲其成焉故曰以大終也坤以乾之終爲終大謂乾也是之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用九用六其義之大如此易之作以占筮聖人既作易而寓其象於著策之間以詔萬世使知乾之恒易坤之恒簡卽在于是而斯須不可離也乃後之筮家惟用之於著策配以七八而決其占之動靜焉是豈知古聖人作易而用九六之微旨哉

青溪文集卷一

二

易論三 既濟未濟

乾坤之後繼以六坎乾坤以下六卦皆有坎天地之險阻至矣聖人欲以易簡之道濟天地之險阻故首以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古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蓋取諸此也六坎之爲卦也屯建侯而施未光蒙養正而求志應需不可前訟不可終容民如師而或以無功順從如比而猶多不宰斯其材皆足以有爲而未濟於險者也夫天地之初坎之剛中雖足以救一時之險而必待坎離之合一交再交然後險阻消而文明見則既濟矣何以言其然也易之爲道有三際焉乾坤首際也以象道之中正坎

青溪文集卷一

三

離中際也以象乾坤之一往一來既未濟者末際也以象乾坤之一往一來而達變化於無窮也故易位坎離於二篇之中學者以爲上篇之末者謬矣說詳余著象爻求是說夫坎離稟乾坤之中得易簡之正其剛中柔中成於再索之序易之貴爻無踰此者蓋二卦之往來於卦象者皆乾坤之盡變化以平險阻者也坎離之用力如此猶必收功於末際然則既濟之在天下豈一日之積累哉

象刑論

刑者與世輕重在昔義農之世嗜欲未開爭奪未起聖人制其相生相養之道使人各安其所而有不帥於教者則以菲履赭衣爲刑而已足以齊其民矣古之所謂象刑者是也其後其工之強蚩尤之橫民化於惡遂作肉刑而堯舜不能廢或曰以堯舜之德不能廢肉刑其故何也曰子以義農之治爲特象刑乎荀卿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使象刑用而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以至惠暴寬惡怨讎並興則聖人亦將毀其象刑而更張之矣當此之時百姓之遷善遠

青溪文集卷一

四

罪有甚於中古之士君子者而其耻菲履赭衣有甚於畏刀鋸鑽笮者故象刑可用而肉刑可不制也其工蚩尤之後其民益頑故肉刑既制而有苗加以淫虐堯舜當其時雖廢肉刑何益若夫興道致治以措肉刑此堯舜之能事而所以比隆於義農者也或曰堯舜既用肉刑而命士則曰象以典刑又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何也曰象刑之說有二虞書所謂象刑者非畫衣冠異章服之謂也其時民之犯臯者鮮不立刑書而偶麗於罰則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一歸於臨事之裁決象猶卦象之象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此言用刑之權衡而非以

爲有是形也後世德薄不能使民無抵於罪則堯舜之象刑非所以立萬世之極也歟然其本猶有在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故仁如堯舜則不廢肉刑而古之象刑亦無所用之至於禮衰教失獄訟繁興則雖如梁武帝每斷死刑必爲流涕且無救於敗亡而況恃嚴刑峻法以禁暴止姦如秦隋之世者乎嗚呼可以思矣

按墨劓刑宮辟呂刑之五刑也周官以劓爲刖其名異漢書以劓爲黥注云去膝頭骨也其實異苗民官曰桎墨曰黥其所謂劓又不在五刑之內康誥有劓

青溪文集卷一

五

刖周官五刑之外有髡又有車轂國語五刑大而甲兵小而鞭扑皆在其數五刑之名古人無定說如此至唐虞之五刑以爲非肉刑者學者之失考也孔穎達云漢除肉刑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始除之按刑法志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云黥劓刖也而張蒼馮敬之奏亦不言宮刑孔氏之言似若有據然考景帝元年之詔稱孝文有曰除宮刑重絕人之世也然則刑法志必有闕文或宮刑復於景帝以後史臣於志諱而削之而存元年之詔於本紀以彰

孝文之仁耶

白識

洪範論上

夫在天地者莫大乎五行在君身者莫大乎五事在朝廷者莫大乎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在萬民者莫大乎庶徵福極而九疇用無弗備此洪範所以爲治世之大經也由堯舜以前莫不以洪範治天下矣而不聞有其書何也曰昔之王天下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動而爲道行而爲法夫豈暇於作範而叙疇哉是經之作蓋以後王德不逮古而仰希前聖之遺烈以大庇生民也首叙五行其禹貢之六府孔修乎次言五事其臯陶所謂慎厥身

言溪文集卷一

六

修思永乎堯之欽若敬授舜之咨岳詢牧命九官則正德利用厚生之事無不在其中矣故考諸典謨而九疇之爲九功說詳通議無可疑者堯舜不世出而不能舍九功以治天下則舍洪範而欲其治之幾於古其孰能信之哉問者曰洪範之不言禮樂何也曰禮樂天地之元精聖王之大用也爲治爲學舍此無由九疇雖無其目殆亦猶五行之不言用而無非用者是故五事之敬則禮樂之措於一身也皇極之建則禮樂之四達於天下也非禮樂何以爲正直剛柔之德非禮樂何以致康寧好德之福其在八政則祀與賓皆禮樂之地也而司徒所

掌則在以禮樂教民中和鄉三物則以禮樂爲六藝之首洪範之用禮樂其盛如此而獨不列其曰夫禮樂豈一疇一數之可比哉

洪範論下

尙書存而聖道賴以弗墜典謨貢範其至大者也典謨禹貢作於唐虞之際洪範亦肇基於其時然則中庸以孔子爲祖述堯舜者蓋盡在於是矣又嘗考之周人一代之學大槩出於洪範是故明我俊民則周公言之於君奭矣作聖作狂又言之於多方矣以成三德則穆王言之於呂刑矣肅又哲謀則雅詩見之于小旻矣論語之九思敬用五事之道也大學之絜矩無偏無黨之指也其他觀威儀以省禍福視傲情而辯休咎者春秋之世何可勝數也由此觀之武王旣得聞於箕子而大道

道爲公傳之其人貴游國子靡不肄習者蓋數百載矣問者曰洪範治世之典也其於儒者不猶緩乎曰是何言與夫學與治分此聖道之衰而後世之病所以至於不可救也自戰國以來儒者凡三變在二漢則託於訓詁箋解魏晉而下則馳騁於詞章聲韻宋元則有名爲道學而以談性言天爲極則是三家者皆自學其學而試以天下之事多不效天下之事不付之於才能英俊則委諸傾邪武暴之徒由是學與治分德與才分文與武分而聖賢之德業生民之教化養育不可得而問矣豈不異哉夫學卽治也治卽學也分而二之此莊周內

聖外王之誤也。豈堯以欽明爲聖而不以欽明爲王哉？是故休徵應而治道用明是五事，非僅以自修也。修己以敬而安百姓者也。五福錫而庶民保極，是建極非止以正君身也。君正而天下莫不正也。然則明九疇而叙彝倫者，非後其學而先治也。誠以古聖人之學異乎三代以後之學而合天人身世於一貫者也是故爲君爲臣而不知洪範則以其位爲虛器爲士而不知洪範則以其身爲贅疣而所謂學與治者夫孰得而知之？

詩論一序

三百篇之有序非古也何以明之爾雅頌幽有周之盛世者朝會祭祀宴享之樂用焉樂師矇矓得而言之其出於夷懿二王之下者亦庠序之所以教學士大夫皆得肄習而知之興於何事作於何人不賴詩之有序也孔子設教洙泗之間訓弟子以學詩之益降及戰國孟子最深於詩而其時詩亦無序是故咸工蒙執北山之辭而以爲天子可以臣父是北山無序也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是小弁無序也若孟子之前詩已有序則二子不敢牽臆以言否則孟子亦當令反求諸序而顧教之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孟子之論學詩如是而已矣漢初魯齊韓三家并興毛氏繼出當焚坑禁學之後去古漸遠諸儒慮詩教之失傳與夫作詩之故不可得而言也而爲之序各記所聞不能相一其非孔孟以前所固有審矣毛公之傳自謂出於子夏其書又載有孟仲子之言蓋孟氏之徒有從事於詩者毛公亦嘗得其遺緒聖經羣籍遠有師承而其所謂序者獨無荒誕之說以故晚立而遂孤行非以源流之正視三家所得之多而能然乎殆不可以爲倖而致也自東漢以來宗毛氏者衆矣要之未有

大失晚宋乃有王質鄭樵之徒以爲四家之詩惟毛獨存無以證其是非既有疑于毛氏遂并欲舍序以言詩而晦菴朱子以爲然夫毛之能勝魯齊韓者不惟其傳亦以有此序也彼三家之序非皆泯滅也今觀書傳所存之一二其義之足以勝毛者安在耶故論者曰從三家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尚書周官左傳孟子無一不合今舍昭然可據之毛序而浮慕乎已亡已絕之三家去舟航以求津涉亦奚爲者鄒陽馬氏曰詩書皆有序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斯言蓋以風爲諷諭之體比

青溪文集卷一

士

興多而敘述少有其意全出於辭之外者孟子所謂不可以辭害意者此也宋元而後學者詆國風爲誨淫甚則攘臂而操逐經之戈而其事肇於廢序言之不可不慎爲何如者或曰子之說詩多取諸序亦有時而否何也曰吾嘗求詩之義多有得之於序者固不敢以序爲可廢也若夫義有未安而強求其合與以爲必不然而力去之者其失則均鑒於古人是則吾之爲吾而已若毛與朱之得失則馬氏之論備矣愚何以加焉馬氏論朱子舍序之失詳見通考

詩論二 二南

二南分繫於周召先儒之解可謂詳矣而竊疑有未盡者夫自太王遷於岐山之下因其地以爲國號所謂周原豳豳是也文王作邑於豐始分岐陽之地爲周召二公采邑事在末年史記文王崩于徙豐之明年豈二公至是始能宣力而文王之德化至是而後被於封內以及南國耶兎置之公侯謂文王也麟趾之公子公姓謂文王之子孫也餘皆后妃之美也而以虛名繫之周公奚取焉然則何義曰周非周公之采邑所得專此文王之國號也以文王之國號加之於南而明其爲文王之詩猶易之稱

青溪文集卷一

士

周易也義莫著於此矣其復有召南何也曰鄭康成云周既世爲西伯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夫文王不能身至南國而召公能至之被召公之化者卽被文王之化而其詩亦莫非文王之詩矣序謂關雎麟趾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後之儒者皆執此以爲說是三百篇首二公之詩而非首文王矣豈不誤哉且二南之首三篇周人用以爲賓射燕飲之樂者也考其爲樂則工歌周南於上笙奏召南於下見禮鄉飲酒義疏明尊卑也猶之升歌清廟下管象廟祭文王詩象武王奏大武詩父在上而子在下也曾周召比肩而可

以一上一下乎故詩首關雎夫婦之義也先周南而後召南君臣之序也此周南不可不繫文王之故也主文王則國中之詩爾而有漢廣汝墳何居夫化行於南詩義所重故國中之詩而包有南國且君得兼臣臣不得兼君而召南獨爲南國之詩又以此也儒者或謂武王既定天下始陳詩而得二國或謂周召繫於分陝之後今觀兎置呼文王爲公侯汝墳稱殷商爲王室則其詩作於周未有天下以前又何疑乎至若分陝而後則周道四達無思不服而汲汲以南爲重亦非理也故周斷爲國中而諸侯之國屬之召伯二者又皆以南爲義非周公其孰能定之

青溪文集卷一

主

詩論三 南得名之故

詩之有風惟自邶鄘以及檜曹十二國之詩得專其名若周召二南則古以領風而未嘗直謂之風也故儀禮合鄉樂則曰周南召南魯於季札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然則南非周之樂名而何哉南之爲樂見於經者有三鼓鐘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見舞象箛南籥者是也鄭氏註詩及禮皆釋南爲南夷之樂夫王者固有時而舞四夷之樂所謂大德廣所及者然掌之者韞師旄人與韞褱氏皆下士也其奏之則於門外見周禮賈疏不在堂上

青溪文集卷一

主

堂下之列示賤之也以先王之正樂與四方之夷樂同舞並奏以爲幽王之無道則可至王者教世子及學士則身心耳目無往而不欲導之以正古先聖帝明王之樂舞當肄習者衆矣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而今獨以夷樂先之其故何耶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所掌者甚大若與旄人通職則周禮無明文也周人雖備夷蠻之樂而立韞師一官蓋以東夷之樂統其三方亦所以畧之也今鼓鐘與世子篇舍韞而取南夷之樂又何義耶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而以任爲南則出於鈞命決之書是康成以緯亂經而使聖人命樂以南

之意茫昧於數千載之下其謬爲何如耶其後惟杜元凱以象箭南籥爲文王之樂蓋因象舞奏維清之詩而得之也而南之所以爲南則劉炫曰當如周南之義孔穎達曰周德先致南方得三說而通之則凡經之所謂南者可一以貫之而無惑於邪說矣夫小雅之以南戴記之鼓南春秋傳之南籥皆言文王之舞也二南之南則文王之詩也序曰言化自北而南也舞生於詩曾詩之取義於南者如是而顧採夷樂以配其舞者乎詩與舞合而爲文王之樂則其詩直謂之南而已而復曰此風之正者經師之誤也此說至南宋家泰之名大昌休寧人曾著

青溪文集卷一

五

詩議十篇出而學者始聞其義其爲功於聖經亦匪細矣愚故發明其未盡之蘊於篇且使後之學詩者爽然於正變之說非經所固有而無所用其心也按風言正變則南之義遂滅而復無以處幽序云雅者正也雅既取義於正而又何以有變雅故毛公不言正變而序之可疑亦見於此

詩論四 邶鄘衛

按邶鄘衛地分三國而詩皆屬衛邶始於頃公當夷王之時鄘始於僖侯則頃公之子也衛始於武公則僖侯之子也其世系先後之不素如此詩之統於衛也錄詩者蓋致意於此焉衛先諸國而爲國風之首何也曰商人之故都而康叔之封次於周公者也周公之詩入於幽矣魯有詩而升於頌矣二王之後宜先宋而宋無詩太公之功雖高而異姓也周之宗盟孰有先於衛者蓋自東遷以前衛風之序已不在諸國之後矣說詳陳邶風後邶無詩而冠其名於衛之上何也曰三國之始封雖不

青溪文集卷一

六

能詳要之其地則先爲祿父而後入於康叔衛不冠以邶鄘則其爲商之故都未可知也而衛遂爲諸國之首亦未可知也班孟堅云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是有三國之別而風土無別也衛之夫人莫賢於莊姜其始至之詩見於衛而遭亂之詩先見於邶莫不賢於宣姜其詩既見於邶又見於鄘衛亡而復興者文公也其詩見於鄘而存亡繼絕之美齊桓則見於衛風之末是專爲一人一事而其在邶在鄘在衛且無義例之可言也其自

一而爲三豈遂有他故哉後儒以爲本於所采所得之有異者謬也魯爲吳札歌邶鄘衛而札知其獨爲衛風曰此康叔武公之德也然則以衛詩繫邶鄘之空名雖遠國之人亦知錄詩之大義無在於是者而不必置問焉矣善乎顧亭林之論曰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荆楚云爾又曰國風中惟衛詩之簡獨多分而三之以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者此漢儒之誤理或然也故今竊取顧氏之意易其題首而分篇則仍毛公之舊云

詩論五 鄭

或曰鄭聲孔子之所放也而國風則錄鄭詩其義何與曰去古曰遠儒者各以意爲說而不求其統紀之所在斯其義不可得而言矣夫詩也聲也舞也三者合而爲樂蓋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可歌有歌而後有聲理之相因者也然詩有二聲亦有二有入樂之詩有不入樂之詩有有詩之聲亦有無詩之聲何以明之周頌三十一篇祭祀之詩也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大雅文王之三宴享之詩也周召二南鄉樂與房中之樂也此皆入樂之詩也其餘皆不入樂之詩也鄭夾漈曰古樂惟歌詩有詞此有詩之聲也又曰舜之誥舞周之武舞其八音之爲舞節者師工皆以譜奏相授而無詞此無詩之聲也不明乎聲詩之辨則樂豈可知而經豈可說哉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其言皆主於聲而未嘗舉其詩此足以明詩與聲之各有其用矣昔孔子之論有時而以詩繫於樂則曰雅頌各得其所有時而不以詩繫於樂則三百篇無一與者如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又興則於詩成則於樂是也故以